

旅行的意義

人類發明了旅行，卻一直在尋找旅行的意義。

假如生活像一場旅行，那麼我的每一次迷途都肯定能知返。我總是癡迷公路的魅力，往往看到美麗的公路總會不自覺地拐角或者直走，隨性的令地圖失去它強大的領航作用，從而造就了我這個「路痴」。每一次旅行，我必定至少要迷路一次，甚至多次。尤記得當年的台灣單車環島行的第七站，目的地是台東池上鄉。即將達到目的地時，我對手機的導航指引失去了耐心，它似乎一直在旋轉我，最後橫衝直撞地拐進了一條公路。道路兩旁全是綠油油的尚未盛開的油菜花田，它們伴著晚霞在春風的吹拂中安靜有序地搖擺著，那些稀稀落落拍照的人絲毫打擾不到它們。我看得定了神，不自主地下了車，推著掛著兩個掛包的車緩緩地走在路上。我越走越慢，慢得讓我忘了車和包帶給我的負荷，整片的空曠令時間彷彿靜止了。我從未想過會遇上此情此景，我只是默默地跟著指路人們的那句「往前走，往前走就是了」。不知不覺穿越了好長一段鄉間路之後，我終於見識到這條路的真面目——原來這是聞名遐邇的伯朗大道，原來我繞了一個多小時的路就是伯朗大道！走到盡頭時，我回過頭望著這條迷了的路，這條默默無聞卻又聲名大噪的鄉間小路，我忽而鼻頭一酸，帶著在眼眶打轉的淚水再度騎上單車繼續前行，再穿過這個村子就到達目的地了。迷路讓我蠢得像個傻子，迷路讓奢侈的旅行時間莫名地消散掉。可是很多時候，迷路又給我枯燥的人生帶來無數驚喜和感動，迷路又給我短暫的人生增加了厚度和寬度，最後我帶上一切總是能平安無事地踏上歸途。

假如生活像一場旅行，那我的每一次跌倒都肯定能爬起來。我小時候學騎單車，聽我媽說是沒少摔的，每一次跌倒我爸總是第一時間抱我起來。當年的台灣環島行，我並不是為了印證我的車技事隔多年有沒有進步，而是為了實現那個聽起來虛無飄渺的單車環島夢。單車環島行的第八站，目的地是墾丁。沿著湛藍色的海岸線騎行，吹著涼涼的海風，光是想像，你就知道一定是多麼甜蜜享受。是的，那僅僅是想像，是我出發前的全部想像，我完全忽略了「意外」這個傢伙。不斷延伸和變色的海深深地吸引著我，導致我不能一直保持目視前方，總是忍不住分心扭向右邊去窺看那一片廣袤無垠的海。嘯！我摔了，而且摔得很慘，慣性令我向前翻了兩個筋斗，然後重重地摔在斜坡上。陽光猛烈得讓人睜不開眼睛，我只能眯著眼尋找傷勢，果不其然手掌和膝蓋都流著血，手套和褲子都磨得破了洞。緩了好一會，我才得以重新站起來，跑去檢查我的車。原來絆腳石絆倒了我的車，前輪爆胎了，掛包裡面的東西全灑了，灑了滿地。我努力地去找尋修車的工具，可手和膝蓋越找越痛，但還是找不著，我也跟著輪胎洩氣了。顧不上馬路的滾燙席地而坐，坐著坐著就哭了起來，看著空蕩蕩的路只有我一人和一片狼籍，我把頭埋在還滲著血的雙膝中間越哭越響亮。哭聲令我完全察覺不到有人靠近，直到一句「妹妹，你怎麼了」，我才抬起頭來。僅僅是因為有人停下來了，問了我一句「怎麼了」，我卻更加泣不成聲，那些淚水夾雜著委屈、疼痛、酸

楚、感動、開心……那兩位原住民哥哥似乎讀懂了我的飲泣，一邊輕輕地拍著我的肩頭，一邊對我說著「沒事的，沒事的，我們來幫你」。在他們有條不紊的幫助下，車子的輪胎被修理好了，灑掉的行李被收拾好了，而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簡單地處理傷口。一切似乎都恢復原貌，他們還要趕著去幫人修電梯，臨走前還不忘鼓勵我，我無以為報只能一邊哭著一邊笑著給他們道謝了一遍又一遍，這一舉動還逗笑了他們倆。望著他們那架逐漸遠去變小的小貨車，我重新戴上頭盔，有些吃力地重新踏上單車上，再一次出發，繼續走完這條壯麗的海岸線。跌倒總是讓我傷痕累累，跌倒總是讓我儀態盡失。單憑以上所述，我依然無法判斷自己的車技是否進步了，因為到現在我依然會跌倒。但是，我可以肯定的是現在跌倒了我可自己爬起來，再痛也可以自己爬起來了。跌倒令我意識到家人永遠是我堅實的後盾，跌倒令我感受到素未謀面的暖心，這一切將會是我重新爬起來最大的動力。

假如生活像是一場旅行，那我每一次的被騙都肯定是在教我善良。人類幾乎每天都在說謊，滿世界都是謊言，那麼傾聽著這些謊言的人就是被騙者，而我就是億分之一的被騙者。甚多時候，我們難以輕易地分辨謊言，謊言是否分好或壞，謊言是否分善意或惡意……三年前在越南胡志明市，當天我準備和姐姐一起逛一逛位於市中心的名勝古蹟。走了一半後，姐姐覺著累了，嚷著要找車坐。正好在博物館前，遇到兩個摩托車司機，我們雙方說好價錢後便興高采烈地坐上了摩托車，畢竟摩托車在越南依然是最多且最方便的交通工具，那時便沒有多想。十五分鐘的行程即將結束時，他們告知我們要付車資。原來他們早已偷龍轉鳳，向我們展示了一張比原價多出一個零的價目表。本來越南盾八萬多的車費一下變成了八十萬（約港幣二百七十），我們恍然大悟——這是一個騙局。他們只懂簡單英文，實在無法溝通，礙於人生路不熟的危險，我們乖乖地付了「八十多萬」的車資。當我們向民宿的舍友們分享這段瘋狂的經歷時，他們直言荒謬和猖狂。除了自認倒霉，我們依然要繼續在胡志明的行程。接下來的兩天，我害怕「悲劇」重演，所以只敢步行或者乘坐巴士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我竟然在一家麥當勞看見了當日其中一個騙子。透過玻璃窗，我看見他和兩個衣衫襤褸的小孩面對面坐著，兩小男孩滿臉歡喜地舔著同一個緩慢溶掉的白色雪糕，而那個男子只是靜靜地笑著看著他們，偶爾用自己的衣袖替他們擦著嘴。那一幕似乎把我的雙腳死死地釘在了地板上，動彈不得；也似一把鋒利的刀刃，刺穿我的皮囊深深地扎進我的心臟。看著他們手牽著手走出麥當勞後，走進了旁邊一家小小的玩具店。我著魔地跟了上前，就這樣站在店外看著他們。我聽不懂他們的話，只見兩個小孩拿起過很多件玩具，但最終都只要一輛小小的玩具車，然後男子牽著他們去付了錢，走出了店外，三人慢慢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，可是他們的背影卻在我的腦海裡越來越清晰。我無法得知男子在小孩面前是不是依然說著謊，說著「爸爸飽了，爸爸不吃」「你們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爸爸有錢」，我也無法得知小孩是不是甘願當個被騙者，說著「爸爸，買一個就好，雪糕分著吃更好吃，玩具分著玩更好玩」。但是我此刻我會承認我是甘願被騙的，不過並不是因為我蠢。在這個充斥謊言的世界，我們總是無可避免地成為說謊者或者被騙者，但願我們都是善意的、甘願的。被騙令我失去了金錢，

被騙讓我感到失望、害怕、憤怒……但與此同時，不管這個胡鬧時代有多壞，被騙這件事還是教會了我善良，教會了我原諒，教會了我寬恕。

旅行中，走過的路、爬過的山、下過的海、淋過的雨，吹過的風和遇過的人全都是我人生中最耀眼的回憶，我總是一邊失去又一邊得到，久而久之我便能從那一切當中尋找旅行的意義，然而這種意義是源遠流長的、方興未艾的。

DO NOT COPY